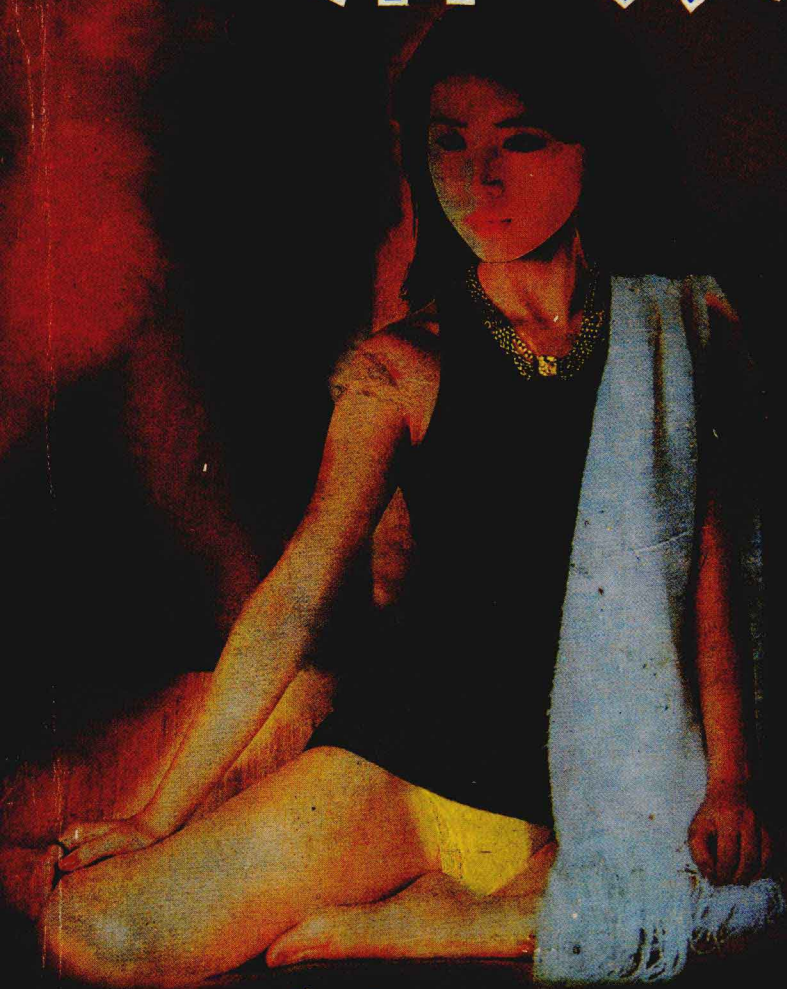


浴 娘



華夏出版社

浴 娘

[日] 西村寿行 著

药会 殿章 译

土耳其浴 51

爱滋病代用品 103

应侍女郎纯情的爱 157

守贞操 210

为了爱情结婚 269

针尖刺出的是血还是汗

(中日)阿部公房等著 王明俊译

附 录 表 中 华 书 局

译 明 飞 雁 甲 每 日 三 卷 出 版

中 华 出 版 社

1989年1月北京出版

1989·北京

12827-80023-280-01.180

定价：3.80元

浴 娘

〔日〕西村寿行 著

药 会 等译

•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玉田县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·25印张230千字

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0册

ISBN7-80053-580-0/I.160

定价：3.80元

目 录

- 一、土耳其浴室里应侍女郎…………… 1
- 二、难捱的时光…………… 51
- 三、“爱液”代用品…………… 103
- 四、应侍女郎纯情的爱…………… 157
- 五、守贞操…………… 215
- 六、为了爱情离婚…………… 269

一、土耳其浴室里应侍女郎

这条街上根本就不会有天使。

一辆黑色轿车在夜晚的大街上悄悄地行驶。蓝、粉、紫、红各色妖艳的霓虹灯令人头晕目眩，然而车里只在变换色彩，却毫无声响，静得有些奇怪。车外的景物更是模糊不清。

驾驶座上的司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，紧张程度超过了出租司机的本份。他脑子里紧紧绷着一根弦，提防着旁边的这位客人。耳朵又竖得直直的，屏息静听着后座上另一位客人的动静。

这两位客人一上车，他就觉得气氛有些古怪。旁边这位客人他好象见过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后座那位神色有些惶恐，进来就蜷在自己的身后，这下使司机自己反倒比那乘客更担心跳胆了。

旁边这位似乎总有话要向后面那位说，却一直不开口，对司机也只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：

“朝前开”。

司机盘算了半天，认定后面那位威胁小一些，旁边这位却一定非同一般，危险最大。

这司机对了一半。后面那位确实威胁不大，此刻，他

自己正不知今晚会有什么结果呢。他心情的紧张不下于司机，因为他今晚要去多年以来他已淡忘的那个神秘的地方。

他是在中国出生的，战后来到了日本。本以为奋斗若干年会赢得巨大的成功。现在……

他的名字叫越路玄一郎。

有些人会知道这个名字。越路今年45岁，已算是中年，或许可说是开始步入老年了。

他既不是毫无名气，又不是名满天下。他决心写作后不久，曾获得通俗作品的新人奖。初战告捷，稿件的预约便滚滚而来，他埋头写作，现已成为地位稳定的推理小说作家。

在经济方面，他虽说还不是腰缠万贯，但手头也并不拮据。如果用普遍职员收入来比较的话，他的钱相当于一流企业中的部长、中小企业的经理。

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变故，他今晚或许就不在这车上了。

这车上司机的另一半猜测却是错的。

旁边这位是小有名气的摄影家，名叫白井完介。他是越路的朋友，年纪比越路小一轮。

他的活动能力很强，精力旺盛。虽然工作极其繁忙，但他总能抽空儿干自己想干的事情。

一位作家，一位摄影家，不过，他们今晚要干的事情，与这些高雅的职业毫无关系。

白井完介偶然知道了越路目前的状况，便主动为他安

排了这样一次活动。这活动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，而越路却有些初上战场的紧张，因为他已经足足有10年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了。

汽车快驶出东京了，白井完介这才又说：“去神奈川。

司机不禁一怔，郊区显然是更危险的。但他还是照办了。

白井知道，越路近来有些时运不济，作品开始走下坡路，青年读者越来越少，寂寞、苦闷和工作的重压，使他感到支撑得很艰难。

白井认为，只有帮他一把才能将他从这个痛苦的世界里解脱出来。凭他的特殊关系，他为越路联系了一个不宜公开的地方：

土耳其浴室。

白井是东京有名的“土耳其浴室通”，以至连警察办此类案件都找白井作证。

过了一会儿，白井又向司机说了个街名，提心吊胆的司机这才松下心来。只要一说这条街的名字，人们马上就会知道，它和土耳其浴室街是相通的。

白井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完全是为了照顾越路。他为越路挑了一家名叫“白亚馆”的浴室，但他没有想到，他的这一选择，改变了越路玄一郎和另一个人一生的命运。

完介是心直口快的人，喜欢热热闹闹地玩，人们都喜欢他这种性格，所以，他在工作上和游玩上都交了不少朋友。

越路不象完介那么心直口快，这有年龄上的原因，再加上有点担心后果，所以，不大爱说话。

完介沉默了一阵，注意到了越路的情绪，终于开口问道：

“你怎么有点无精打彩的？”

完介窥视着越路的脸色说，

“这样子可不大好，您简直就象单口相声《明鸟》中的年轻的店主一样。

“越路苦笑道：

“还不至于那么纯真吧！”

他既不象单口相声《明鸟》中的年轻店主那样第一次花钱交女人，也没有那种觉得花钱玩女人的行为是肮脏卑鄙的洁癖。

但是，他象年轻店主一样，也是被人拉出来的，心情沉重郁闷。

“虽说不是第一次，但土耳其浴室听起来还是觉得不融洽。”

越路很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感想。

“怎么会觉得不融洽呢？”

白井完介询问道。

“问我为什么，我也很难说得清，硬要说的话，也许就是它太容易了，毫不费事就可以和女人睡觉这一点吧。”

在越路的思想中，一直认为男女之交要相互抱有好感，经过一段曲折反复，才能结合在一起。不这样的话，

总觉得有点不太正式。

这种想法也许有些守旧，他认为不经过曲折反复的话，那就没什么意思了。他深信男人和女人之间各自又烦恼，又犹豫，然后再结合，这样得的幸福欢乐才更深。

或者从男人的角度来说，总是去征服难以攻破的女人更有趣一些。

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，未免有些过于单纯乏味。

“怎么，是这么回事？”

完介有点轻蔑地说，

“可是，从前的赤线不也是这样吗？”

“那可不一样。”

越路应答道，接着又说，

“归根到底都是性交买卖的场所。但是，在女方是卖主，男方是买主这一点上并不象土耳其浴室那么观念清楚。女方有选择顾客的权利，即使这种权利得不到承认，那好恶之情还是允许的。对待讨厌的顾客也可以态度差一样。所以，男方要努力争取对方较好的服务，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情绪。”

“我想土耳其浴室也是一样的。”

完介自言自语地说着，

“越路先生的话是有矛盾的。你是不是觉得这种男女关系有麻烦，所以，才想单纯地开开心、玩一玩。”

经完介这么一说，越路无话了。越路确实希望没有事后麻烦的，轻松愉快地玩一玩，虽这么说，他也不是仅仅要满足排泄欲，他已不那么年轻。在这一点上，确实是有矛

盾的。

“这得试试看了”

“但是，要想在土耳其浴室得到较好的服务，抱有偏见是不行的。那样就得不到说的那种好待遇。就是说你不要歧视土耳其浴室小姐，因为她们对这种感情是十分敏感的。”

“对土耳其浴室小姐，我不抱什么偏见。”

越路回答道，并继续说，

“我不会对她们抱有偏见的，因为说起来她和我们是同行业者。”

“同行业？”

白井完介觉得挺奇怪，问道，

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她们在用肉体的一部分赚钱，我们写作是用大脑的一部分赚钱。这虽然有上半身和下半身之分，但在都是出卖身体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上是一致的。所以我说是同行业者。现在，搞写作的人社会地位提高了，脸面也大了。但战前可不是这样，那时他们连老婆都娶不上。”

“难怪，原来你还有这种想法呢？”

说着，完介大笑起来。

“想来，我也就象是个临时工。越路对她们抱有一种同业者的感情当然好啦，可是也有不这样想的人。我介绍的一位大学教授、他以为自己的名声很大，非常高傲，结果，损害了对方的感情，没能得到很好的服务，我是介绍人，他向我发了不少牢骚，后来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他

的态度傲得简直就象在说能为我这样的名人服务是你的光荣，这种男人无论他多么有名，多么有钱，也是不受欢迎的。因为她们在这种场合是不信任人的，她们一下就能看透人的本来面目，她们不是在跟用金钱和名声装饰起来的男人相处，而是在同地地道道的，赤裸裸的男人相处，所以，她们有敏锐的眼力能看破男人的真面目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这种敏锐同过去的赤线是一样的。”

越路开始对土耳其浴室感兴趣了。他很坦白地承认。

“当然啦，要是从本来面目这一点来看的话，那我就更没有信心了。”

近来，他性欲突然衰退，因此，这一点上他也开始奢侈起来，如果不是喜欢的女人，他根本不予理睬。

不，即使是和喜欢的女人在一起，也有不中用的时候，反正，初交的女人不会马上就到那种程度的，不相处两三次，身心都融洽的话，两人是难以结合在一起的。

“我行吗？”

越路心中没底了。

在土耳其浴室，第一次的相处女人是对方指定的，同这样的女人，好象不大容易处好。

“好，我们到了。”

白井完介兴奋地说着，好象根本没注意到越路心中的怯。

出租汽车停在了土耳其浴室街的入口处。

“‘白亚馆’在前方一百米左右，我们走着过去吧，路两旁都是土耳其浴室，边走边看也是一大乐趣。”

越路想，如果自己是完介这样年龄的话，也会这样认为的。他自己也曾有过体验，从前，即使不打算进去，但在赤线走走逛逛，心情也是很激动的。不过，当时即使实在按捺不住要进去，也因为没钱，多数时候还是进不去

……

二人走进了土耳其浴室街。

这里比从前的赤线豪华得多，但却有同样淫靡的气氛。而且，这种气氛对于年轻的男性是富于刺激的，但对于已步入中年的越路来说，却是沉重的。

完介兴冲冲地向前走着，不时地停下来同拉客的男人们搭话，对他这位土耳其通来说，这里大概有许多他熟悉的店铺。

但是，显得轻松愉快的只有完介一人，其他往来于这条街上的人们似乎都挺忧郁。他们当中有僵硬的表情里隐藏着不安匆匆离去的职员，有故意大声与朋友交谈摇肩晃背装做无赖样子的男人们，让人觉得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欲情已化为忧郁笼罩着这条街上。

这种气氛让越路感觉到了从前在赤线游逛的激动是一种远逝的忧郁。

他想回去了，回到公寓，躺在床上，喝点咖啡什么的，看看自己喜欢的书，那该有多愉快呀。

“等一等。”

他又阻止了自己。

“你也是个无名作家，如果在任何场合都失掉了好奇心的话，那就完了。你现在正因为这种消极的心情，所以

才写不出什么作品来。没有理由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。在这里可以认真地观察这个世界。躺在床上看书这事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做的。”

越路内心想着这些，他很羡慕完介，羡慕完介的活动力和旺盛的好奇心，而最羡慕的还是他的年轻。

不一会儿，俩人来到了“白亚馆。”

这是一栋纯白的石墙面的建筑。真是煞费苦心地要创造一种第一流饭店的豪华气氛，但越是这样越让人感到了这里是便宜的冒牌货。

进了大门，右边是服务台，从那里传来了几句应酬声。

“这不是白井先生吗？欢迎，欢迎，我们正等着您呢。”

一个身着黑色西服的男人跑过来，微笑着深深地低了几下头跟完介招呼，他好象是这家饭店的值班经理。

“啊，你好。”

完介举起一只手向他打了打招呼，然后，伸出右手拇指问道。

“经理在吗？”

“在，我马上给您找来。”

黑西服人做了个手式，年轻店员马上在他俩面前摆好了拖鞋。

“请到这边来。”

他们俩脱了鞋，经人引导，穿过铺着厚厚的绿色化纤地毯的走廊，来到了里面。

这里贴着白地上点缀着几个金银色枫叶的墙壁纸，到

处都放着金色的屏风。看来这是要体现出点豪华气氛，但相反却给人一种暴发户味道的，令人看不起低级印象。同全馆漂荡着的忧郁淫靡的空气是相同的。

当然，其建筑与赤线时代已有很大不同。这里的结构是相当豪华奢侈的。在赤线中有许多房间就是一个排泄处理场所，它们的周围是用胶合板隔开的，只有4个半榻榻米大小，而且，又是在楼梯下面，看上去天棚是倾斜的。在已变得有点茶色的榻榻米上铺着薄硬的被子，女人在上面招徕着客人“来呀！欢迎，欢迎”。男人们都觉得无聊、想尽快完事。而越路却觉得这样更质朴直爽。

当然，这是回忆过去，难免有些怀旧和伤感的美化。首先，那时越路也很年轻，如果要让自己满足排泄欲的话，是会很轻松愉快的。

虽然很年轻，但金钱上却相反，他生活紧巴巴的，只能去那些便宜的地方。所以，说起赤线来，也颇觉寂寞，在赤线的高级店中，他一家也没有去过。然而，这种寂寞情绪又唤起他多愁善感的怀旧。

在穿黑西服的人的引导下，他们来到了一间屋子。

在青磁色厚厚的地毯上，放着白革面的沙发和椅子，在房间的角落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酒吧。

看来，这是专门接待白井这样的上等顾客的房间。

在这儿，店员给白井拿来了掺水威士忌，给越路揣上了咖啡。

“在这里，可以避免撞见其他客人。”

完介喝了口威士忌，说道。

“虽说都是为此而来的，但是，来寻求性刺激的客人们彼此之间也不愿意在等待过程中见面的。”

越路想性格开朗从不拘泥的完介也是这样吧。的确，顾客之间是不愿意以来寻求性刺激的面孔相见的，对他们来说是抑郁心烦的。

这样的房间就是为了打消特殊客人的顾虑而设置的。

常听说一些有名的文艺界人士和运动员经常去土耳其浴室，因为他们不必担心有丑闻的传说。

饭店方面也考虑到不让这些有名的客人们惹人注意，可越路被领到这种房间里来却觉得不好意思。

越路不是很知名的作家，但这一行中勉强面子上过得去，但并不象畅销书作家那样为社会上的人所知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常在电视广告中露面的完介知名度更高一些。一想到是看在完介的面子上自己才被领进这特间里来的，越路就觉得内心羞愧。

喝完一杯咖啡的时候，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男人出现在特别房间里。他身着兰地淡粉线条质地的三件套西服，一看就是一位发育很好，精干的年轻人。

“唉呀，白井先生，很久不见了。”

这位男人很爽快地向完介招呼，

“是不是又找到其他好地方了？白井先生是很热心于这方面的研究的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近来没有时间呀。今天晚上我领来了——一位我的前辈。”

完介转向越路，

“这是推理小说家越路玄一郎，认识吧！”

越路对这样的介绍方法总是提心吊胆的，如果不是特别喜欢推理小说的读者，是不会知道越路的名字的。而且，越路的名字多少为人所知是在他获奖的时候，那已是15年前的事情了。

所以，读过越路的小说的人都已是中年以上了，可以断言这样年轻的人是不会知道他的名字的。

果然，年轻人脸上掠过一丝疑惹，越路感觉到了。

“越路玄一郎先生，啊，知道！知道！”

年轻人疑惹的神色转瞬又烟消云散，脸上浮现出机敏的微笑。

“您能到我们店里来，真使蓬筚生辉呀，我是这儿的经理金岩，今后还请多多关照。”

越路接过对方递上来的名片，这下该轮到他为难了。他是不习惯出门带名片的，而且，也没有想到来土耳其浴室还有交换名片的必要。

“不！不，你太客气了。”

越路有点发慌，说道：

“真不凑巧，今天没有带名片，实在对不起了。”

“啊，这没关系。”

金岩爽快地挥了挥右手。

“我们早已久闻大名了，和白井先生一样，今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。刚才白井先生来电话说您不常来土耳其浴室，所以，我给你找了一个特别的姑娘。她是刚来的，性格很开朗。我想您会满意的。如果不中意的话，也不必客

气，跟服务台说一下，我们再给您介绍其他姑娘……。”

越路明白对方安排得如此周到，并不是为我，而完全是看在完介的面子，所以，他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索性不要人介绍，象普通顾客一样来更轻松一些。

“我想把你介绍给经理，今后你想一个人来时会更方便一些。”

完介非常敏锐地看透了越路的心思，马上插了一句。

“那么，我们去房间里吧，完了以后，还在这里见面。”

“请！”

经理送他们到门口，俩人穿过走廊，又回到了门口处。在门口楼梯下有两个女人跪坐在那里，低着头。

管理人从服务台走过来，低声对完介和越路说：

“白井先生是右的“箱根”小姐，另一位是“赤城”小姐。”

怎么回事？这里的土耳其浴室小姐都用山的名字来做艺名。

越路看了一眼对方给指定的“赤城”小姐，现在他觉得什么样的都可以，心里想尽快进房间去熬过这段时间，然后返回公寓。

“欢迎光临。”

也许是感觉到了越路的视线，左边的女人抬起去来。她圆圆的脸蛋儿白皙细嫩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。或许为此，她的整个表情都明澈透底。女人那种从事于这种职业所特有的阴影在她身上一点也找不到。